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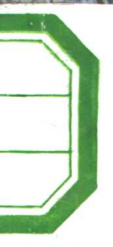
赵磊 单丽莎

九十年代作证

# 中国莫回头



出版社



# 中国莫回头

——90年代作证

赵磊 单丽莎

知识出版社

(京)新登字 188 号

## 中国莫回头

---

著 者:赵 磊 单丽莎

责任编辑:翟德芳

封面设计:孙 林

出版发行:知识出版社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编 100037)

经销者:新华书店

印刷者:友谊印刷经营公司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9.25

版 次:199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199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0000

---

书 号:ISBN 7—5015—1005—9/G·50

定 价:6.50 元

# 题 记

为了明天  
我们直面今天  
为了今天  
我们反思昨天  
历史总是以片面性开路  
然后再抛弃它们

.....

# 目 录

题记	(1)
<b>第一章 大迷茫</b>	(1)
啥都可以卖?	(1)
高价洋大便	(8)
迷信对科学的调侃	(17)
欲说文化好困惑	(26)
绿洲在哪里?	(38)
<b>第二章 公平与效率之歌</b>	(48)
中国人富了	(48)
“款儿爷”	(54)
狗价三十万?	(60)
怎样切蛋糕	(67)
“斯芬克斯”之谜	(77)
<b>第三章 海嘯</b>	(84)
大海的呼唤	(84)
汪洋中的教授	(92)
红军爷爷卖广柑	(97)
我不“下海”谁“下海”!	(102)
众人“下海”我“上岸”	(107)
是福是祸走着瞧	(110)
<b>第四章 圈地正在“运动”</b>	(122)
“反正土地有的是”	(122)
土地呵,土地!	(128)

谁家的地? .....	(133)
慷慨的中国人 .....	(139)
安得广厦千万间 .....	(144)
<b>第五章 股市风云</b> .....	(151)
好风凭借力 .....	(151)
几家欢乐几家愁 .....	(158)
人人都有登天梯吗? .....	(163)
马克思为什么买股票 .....	(170)
走出混沌 .....	(173)
<b>第六章 假冒伪劣外传</b> .....	(180)
并非多余的机构 .....	(180)
硫酸卡那霉素 .....	(183)
岂止喝了几年假杜康 .....	(189)
“中国特色” .....	(199)
谁之罪 .....	(202)
<b>第七章 腐败启示录</b> .....	(211)
残阳如血 .....	(211)
权力必腐? .....	(218)
示范效应 .....	(228)
余德利陷阱 .....	(244)
<b>第八章 救救孩子</b> .....	(252)
屁股上的校徽 .....	(252)
老板今年 12 岁 .....	(256)
可怜天下父母心 .....	(261)
陈章良在忧虑 .....	(269)
“希望工程”的希望 .....	(274)

# 第一章 大迷茫

## 啥都可以卖？

1

中国人眼下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是什么？

“发财”与“金钱”。

五六十年代，中国人的思想、行为都受到了极严格的限制，既不能当个体户，也无机会炒股票，“发财”是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谁要敢公开追求金钱，无异于“自我爆炸”，后果不堪设想。每个人除了服从组织分配、得到一碗“大锅饭”，很难有其它选择。

结果是人所共知的：人人都吃得一样，人人都吃得不好。

自打货币这个“一般等价物”产生以来，人类追求金钱的欲望便一发而不可收拾。无奈，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实在是离不开它。

在藐视金钱近 40 年之后，我们终于接受了余德利的“格言”：钱不是万能，没有钱则是万万不能的。

如果说藐视金钱是一种愚蠢而荒唐的行为，那么市场经济是否意味着什么都可以卖呢？如果说金钱并非万能，那么我们又怎样理直气壮地为金钱正名呢？

人类常常陷入顾此失彼的尴尬境地。

据《参考消息》援引国外评论：“在崭新的、眼花缭乱的市场经济诱惑下，大陆目前的‘拜金狂’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已远

远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据最近大陆出版的《时代潮》披露，‘钱’已成了大陆眼下最具权威性的通行证。”

“老外”的评论未免有些夸张，未可全信。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啥都可以卖”的确成了中国今天的部分现实，且看以下几例。

去年8月9日，一辆客车途经河北滦河县坨子头村。当客车停靠在公路边时，一名过路的女青年突然大喊大叫，说是停车时“吓着了”她。围观者高呼：“不给500元，别让他们走！”为了赶路，车上的人只好交给他们200元。

在某海滨度假村餐厅，苍蝇触目皆是，挥之不去。一顾客为了填饱肚皮，硬着头皮坐上了圆台面。吃罢，刚欲离席，小姐跑来挡驾，笑容可掬地说：“请付台面费！”“什么台面费？”顾客不知其意。“在此用餐，坐小方台的收费5元，坐圆台面的一律付10元。”小姐唯恐解释得不够形象，指着邻座的两男两女：“喏，他们已经付了10元。”

他叫何乃兵，青川县白家乡农民。几年前，此人与广元市某乡一农民密谋拐卖人口赚钱，一直未找到合适人选。1992年1月24日，何乃兵见自己的亲妹妹与另一女青年上街赶集，便向她俩吹嘘：“在北方毛衣厂干活，每天至少可挣7元钱。”二女信以为真，即随何乃兵一同乘车北上。车到河北省徐水县后，两女方觉受骗，何乃兵不顾妹妹苦苦哀求，“大义灭亲”，强行将两女以2800元卖给当地农民为妻。

1992年11月24日，一架民航客机在广西阳朔坠毁。事故发生后，民航在空难现场附近设了一个“飞机残骸收购点”。一群山民围在前面问：“多少钱一斤？”“4角钱一斤。”一位工作人员答道。“哇——”山民们觉得太便宜，走开了。“到明天不交，又有个说法。都是国家财产。”在收购点一侧，一位穿民航制服的人数完钱交给山民后说。

在宝成线的一列火车上，一群男青年走进车厢，前面一个人提着茶壶大声吆喝：“茶来了！茶来了！”干渴已久的旅客们纷纷拿出



茶杯，提茶壶的人见杯就倒，等旅客们反应过来，后面收钱的手已伸到面前。一杯两块钱，不给就会挨打。旅途在外，势单力薄，只好忍气吞声地付钱。那茶不像茶、奶不像奶的混浊液体也只有倒掉。

据《法制日报》载：湖南道县一妇女在广东卖淫，挣了6万元，回家盖起房子、开了商店。在她的示范下，全村50多名妇女，除了长得极丑的以外，全部“南下”……。据说观念“更新”后，该村已是“笑贫不笑娼”。

南方某县政府门口，墙上赫然贴着一张盖有县府大印的红头文件：“……凡为经济开发捐资一万元者，奖励‘农转非’一个，捐资两万元者，奖励‘农转非’两个……”在这里，“买”户口。不说买，说是“捐资”；“卖”户口不说卖，说是“奖励”。“红头文件”旁边，门庭若市，窗口排着长长的队伍。

北方某市为了筹集资金，“劳模”也明码标价出售：捐5万元者为省级劳模，捐3万元者为市级劳模……。

以上几例并非绝无仅有。

2

据说世间是有“无价之物”的，诸如信念、荣誉、精神、情义、人格等等。如今人们却发现一些原本“无价”的东西，正在悄悄地向“有价”转换。

历来“重义轻利”的中国人，突然之间来了个大翻身。但中国人毕竟是中国人，即便“翻身”也颇有中国特色。

姜某与妻参加同事的婚宴。临行前妻子拿着送礼的100元钱说：“两年前我们结婚时，人家送的也是100元。”姜某提醒：“一定要敞开肚皮，把钱吃回来！”为此，姜某早餐仅喝了一杯牛奶，午餐只啃了一个馒头。

婚宴上，姜某果然履行“誓言”，大口大口地灌名酒，大勺大勺地舀好菜。随着“战役”向纵深发展，姜某已是频频打嗝，头晕眼花。终于，“哗”地一声当众吐了一地。

望着痛苦不堪的姜某，旁人笑曰：“这哪里是喝喜酒，分明是在

吃‘冤家’。”

如今的中国人真有几分“冤家”的感受。

据首次全国社会人际关系现状抽样调查,大多数被调查者对人际关系状况深感忧虑:占72.8%的人认为“现在的人都变得自私了”;占71.9%的人认为“人心难测,在社会上处世必须有防人之心”;占78.2%的人指出目前社会上“不送礼办不成事”已成为一大通病。

该调查结果还显示,我国6亿居民一年中用于办私事送礼的“人情费”为人均118元,占人均年收入的14%。这笔费用合在一起,甚至超过三峡水利工程的全部投资!

另据一项对中小学生的抽样调查,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已经渗透到孩子们的心灵。在对“你认为现在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的问卷中,40.6%的学生认为是“友好互助关系”,42.8%认为是“互相利用关系”,22.8%认为是“金钱关系”。一位小学生用“反正”一词造句时写道:“我的学习成绩不好不要紧,反正我爸爸妈妈有钱。”

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它的法则很简单:钱。什么都得讲个等价交换,没钱不行,没钱可耻。

市场经济大潮的到来,必然确定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这有些让人感伤,但的确意味着一种进步。

据报载,广州、深圳等地目前正兴起一种新的消费方式——“AA”消费制,即三朋四友进入餐馆、冰室、舞厅等公共场所娱乐消费时,各人付各人的帐,各买各的“单”。

“AA”制在西方发达国家已不足为奇,即使是兄妹、父母,除了事先约定而外,都是各自付款的。可在咱们中国,这种现象却是一桩新鲜事,亲朋好友同食共饮,都要各掏腰包,是否有点寒酸?是否有些不近人情?

中国人历来把请客送礼讲排场,作为阔气和大方加以炫耀。但除了吃公家之外,大多数请客者通常是硬着头皮,而“白吃”者在大

吃大喝之后，想到下次该轮到自已请了，便不免会皱起眉头来。“AA”制的出现却可以消除这等烦恼，避免这等尴尬：在餐桌上大家各取所需，然后各自付款，既实惠又不欠“人情债”。

据说深圳人已逐渐习惯。而且他们由衷地说，金钱关系反而比较单纯，反而比较公平，反而比较不虚伪。

然而还得承认，金钱的力量不仅冲破了虚伪的人情面纱，而且也正在动摇人类的真诚情感。一位多次赴深圳的作家这样写道：

在深圳，你可将不耐烦提着的行李随手寄在任何小店或人家——只要你付费。

在深圳，你若想向报童问路，最好先买一张报纸，否则他（或她）很可能不理睬你。

在深圳，你走累了，想在小食店门口坐下歇歇，请最少买一杯啤酒或咖啡。

用一切办法让你掏钱，这就是深圳的利润原则。

所以，当你漫步在深圳郊外，看见宽缓的原野（那是散步的好地方）被不厌其烦的铁丝拉住时，千万不要奇怪和气恼。

比如远郊的小梅沙，本是一片自然的沙滩，给人用墙一围，就成了度假村，门票5元，冲洗身体2元。

……

钱！钱！！钱!!!

没有钱，人们愚昧、落后甚至可能有些虚伪；有了钱，人们自私、冷漠甚至可能成为“冤家”。

难道这就是萨特说的“他人就是地狱”？

3

在“耻言利”的年月，我们一边大谈“理论”的精髓，一边白白让时光流失、机遇丧失；一边以某种空想的乌托邦来嘲笑人家、贬斥人家，一边却早已被人家前进的车轮甩下……。

这种“傻冒”一旦被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准焦距之后，的确显得

十分可笑。

但市场经济并不是一个“筐”，不能把什么都往里边装，尤其是不能把损人利己、伤天害理、不正之风、违法乱纪之类的烂污往里边装。

什么是市场经济？有人解释道：市场经济，说通俗点，就是啥都可以卖，好的坏的，真的假的，公的私的，香的臭的……能卖出去就是能耐。

于是乎，各种能卖的便不分青红皂白一拥而上了：石灰粉可以当洗衣粉卖，自来水可以当矿泉水卖，蒸馏水可以当乙肝疫苗卖，文凭可以卖，户口可以卖，国家秘密可以卖，青春和美貌可以卖，人肉可以卖，灵魂可以卖，名誉和良心都可以卖……一切都在商品化，一切都可以卖。

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而在“啥都可以卖”的诱惑下，不是鬼在推磨，是人在围着金钱乱推磨。不仅是“乱推磨”，而且还自有“乱推磨”的理：

一些领导说，卖户口“可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收回钱来再搞经济建设，有什么不好？”

湖南某县委书记说：市场刚开张不久，卖几次假药怕什么？

福建某镇政府对禁止卖淫“意见大得要命”，说这样严格，以后经济“还怎么搞”？

四川某地领导对农民进城看淫秽录像表态说：让他们看，看够了自然就不看了。

还有人发现了“黄业”的“积极”作用：无娼不富嘛！

……

遗憾的是，中国广大的普通群众却不会接受这“乱推磨”的理，请听：

——卖户口固然可以增加财政收入，但增不增加负担呢？你什么也不负担，人家为什么掏大价钱买呢？钱没处扔了？户口既可买卖，生育怕就难以计划。人口爆炸，挤破地球，卖户口的公仆们大概

不负责任，外星人也不会帮忙。……一路卖下去，将无本万利的生意做下去，像封建社会卖官似的，最终会卖掉什么呢？

——卖假药怕什么？怕花了钱治不了病，甚至反倒要了命。那位县委书记当然是不会怕的，一县之尊，他犯不着吃假药，就连批准、保护卖假药，一般情况下也吃不了官司。相反，因为搞“活”了市场而加官晋级的可能性倒是存在着。但普通消费者呢？生命安全都保不住……

——“无娼不富”，这实在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了个侮辱性的大玩笑。按这些人的高论，一次查获十几万个卖淫嫖娼者不必大惊小怪，15个省市共发现千名艾滋病毒感染者也不必忧心忡忡。堕落怕什么？殃及后代怕什么？专治性病的招贴成了街市一大风景怕什么？没听说世界上哪个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是靠卖淫腾飞的！

——什么都不许卖就没有了市场，国民经济就成了死水一潭，久之，死水是会变臭的；什么都可以卖，市场就没有了规则，竞争就谈不上公平，死猫烂耗子随波泛起，鱼精海怪兴风作浪，活水也会变浑，以至泛滥成灾。

凡商品皆有“价”，但有些东西不拿去交换也能显出它的“价”来；凡使用价值皆可买卖，但并非一切使用价值都应当拿去买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固然不是一个纯粹、完美无缺的东西，但也绝不是可以把什么都包容下来的大“筐”。不加区别、不分好坏地把什么烂污都往里面塞，不仅会玷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且也会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造成极为危险的恶果。

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么，即使我们今天给“向钱看”正了名，“向前看”这句话仍然是前途未卜，或许将来人们还会从另外的角度来诅咒它的！

但愿不是这样。

## 高价洋大便

1

想起这个题目，缘于不久前在报纸上看到的一篇报道。

一外国留学生在中国某地游览时，因“内急”要上厕所，在一个二层楼结构的收费公厕门前，被把门的老太太挡驾。原来“用厕须知”上规定：“外宾小便五角，大便一元（外宾请上二楼）。”气得这位“老外”冲着老太太直嚷嚷：“难道我们外国人的屎尿与你们中国人的屎尿不一样吗？”

这位不愿上“外宾厕所”的留学生事后感慨万千，非常耐人寻味：“是你们认为我们外国人比你们尊贵，所以要专为我们建个厕所；还是以为外国人都是富佬，要讹诈我们呢？”

二者兼而有之。

狠“宰”人家一刀，出出中国人的“穷”气，这种动机恐怕是有的。但在咱自家人的眼里，“老外”与国人的确有个贵贱之分。

去年 11 月，一群台湾来华的游客上书《文汇报》，描述了他们在上海的一段遭遇：

“我们是从台湾来沪的游客，于 10 月 21 日至 10 月 23 日，分别投宿于上海富豪外贸大酒店。就因为我们不是洋人，就受到了怠慢。

“10 月 21 日，中餐部早餐总共有四桌人，上菜慢慢吞吞，所需食品必经催讨；房间日用开水，经通知才送来，需半小时以上；加床床垫太薄，屡次请求加厚，又经抗议，谁料均置之不理。我们常旅游世界各地，首次遇见如此待客。租借轮椅，外汇券 150 元，我们照付；因轮椅久未使用，轮子没气，我们自己打气，酒店的服务员反而背着双手，在一旁观看。

“我们一行人打算分两批离开酒店，一批上午 8 时离开，另两人打算约 10 时离去，均未超过中午，谁知酒店服务员竟催赶我们

一齐离开。该大酒店对洋人点头哈腰，而对中宾，虽一样付钱，竟如此对待……。”

即便你住得起“洋”酒店，即便你上得起“外宾厕所”，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海外华侨尚且如此，大陆同胞就可想而知了。

1992年上半年，中国演员姜文应邀到美国访问。在美期间，姜文观看了一场话剧《毛泽东夫人的自传》。该剧在美国演了两年，上座情况不错。戏写得很糟，但美国人看着鼓掌，连谢了几次幕。看后编剧非要姜文谈意见，推托不过，姜文说了这么几句话：“看后我觉得世界实在很可怜，在地球的这一端是个白痴，在地球的那一端却可以当天才。”

“你们美国人如果老看这个，会越看越笨。江青如果完全像戏里所写的那样，是一个无能的、完全靠出卖色相达到私欲的女人，不可能占据那么高的统治地位。这使我想起了五十年代我们怎么描写‘美帝野心狼’——一条长着大酒糟鼻子、武装到牙齿的豺狼。那时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美国的，你们看了会觉得愚蠢可笑。可90年代了，你们还这么认识中国，不能不说是一种艺术上的愚民政策。”

如此“中国观”固然是“老外”的偏见，但这种偏见很大程度上却是我们的自我作践造成的。

且看姜文回国后的几点感叹：

——有些中国女孩子宁肯随便嫁给一个黄毛，说是“中国没有好男人”。其实，那洋人可能就是一笨蛋，在外国人堆里混不出样来，到中国混江湖来了。我们有关部门不加慎重考察，轻易地把这些人冠之以“外国专家”、“国际友人”。一个外国人就跟我谈过他的真实感受：“我在国内屁也不是，而在中国我有妞泡，而且是名妞。”这些在中国能娶名演员的外国人，在他们的国家连演员的裙裾也摸不着。

——对于外国高层人物，我们给他们的脸也太多了。有些人在国外不过是商业片明星，可是在中国却被誉为“有学者风度”，甚至

电影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都去接见他，大家突然之间都成了普通影迷了。

——有些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是孙子，可一回到国内，好像自己就是半个外国人。

——现在国内不少影视刊物弥漫着一种崇洋媚外的风气，并且完全处于无知状态。一些在外国影坛毫无地位的所谓“明星”们的照片，不断涌现在中国的影视杂志上。有些港台演员前几年来大陆时还对大陆影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现在却被宠得趾高气扬。国内这些掌握舆论阵地的人实际上是以自己的无知来加重观众的无知，因为中国大多数观众没机会亲自出国去看一看，只能受这些不负责任的舆论的左右。这简直是一种犯罪行为。

最近一段时期，国外许多报纸不断披露中国出国青年在异国他乡落难的新闻。这些中国青年给记者们的印象是：他们非常谨慎，真不明白他们怎么会上当！

国外报道认为，要为这群异乡落难负责的是中国那股莫名其妙的出国热。为了一圆有朝一日腰缠万贯、衣锦还乡的“出国梦”，一些中国青年的头脑里都有了一个“盲点”。

这个“盲点”使他们一厢情愿，看不清事实真相；这个“盲点”也成了他们的弱点，以致于被不良的人玩弄于股掌之中，落到今天这步田地。

据《参考消息》援引新加坡《联合晚报》1992年11月19日的报道：又一批中国知识青年落难新加坡，美丽得像花园似的狮城，对他们来说已成了制造恶梦的工厂！

据悉，24名年龄介于18岁至38岁、来自上海的中国知识青年对记者控诉这起“留学”事件时说，他们要让此事彻底曝光，倘若还不能向校方领回他们的6060元按柜金，他们将打官司，要求学校赔偿损失每人两万元，或者到总统府门外去静坐绝食，与校方拚到底！

他们说，在牛车水一电子私立学校上课的70名来自中国上海



和福建的知识青年，都是在茫然不知的情况下，被代理商游说前来新加坡的，以为到达新加坡后，立刻可以投进每月最少赚取新币1500元的劳工市场，结果来了之后，才发现情形根本不是这样。

花了巨款，到了新加坡后，他们首先对24人居住在仅有900平方英尺的“宿舍”楼、24人共用一个小厕所、一个不及90平方英尺的房间内要挤住8人的居住环境震惊不已。

其后，到达在牛车水水车街一间学校上课时，发现这仅是一间只有校长和校长太太的“夫妻”学校，更感失望。

在“上课”的几个月里，他们从未见过一位老师。那位校长发给他们的只是一份复印中国的电子电路教科书，要他们自修。

前不久，当新加坡《联合晚报》掀起一阵报道中国青年落难的消息时，他们本想向报章投诉，但碍于一笔巨款押在校方，怕因“行为不检”被开除而使钱款泡汤，完全不敢声张。

一位外国人说：“中国目前的形势一片大好，各省市的发展可以说是欣欣向荣，机会多得不得了，这些知识青年何苦要离乡背井、飘洋过海来受尽委屈？”

说的也是。当全世界的人因为经济不景气，都看好中国这个蓬勃发展的广大市场时，中国青年何不把握住机会，在自己的国土上大展身手呢？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对世界的偏见已越来越小，但中国人对自己的偏见是否越来越大了呢？

2

今天，中国的大街小巷商店林立，各种各样的店名亦千奇百怪。最引人注目的，是起“洋”名成了一种风尚。

本来是中文店名的，后面莫名其妙地多了个“斯”、“尔”、“沙”之类的洋文字尾或音尾：“仙乐剧场”洋化为“仙乐斯剧场”，“美丽发廊”洋化为“美丽尔发廊”，“白屋书店”洋化为“白屋沙书店”。至于“希尔顿酒家”、“拿破仑酒吧”、“贝思特舞厅”之类，更是司空见